



天津中国大戏院与梅兰芳

甄光俊

1936年落成的天津中国大戏院,无论是规模、式样、设施、功能,在当年均为天津演出场所之冠,即便与全国同类剧场相比,也是数一数二,因此在南北演艺界闻名遐迩。90年来,中国大戏院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如今魅力犹在,雄姿依然。1997年6月,天津市政府将其评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建筑。

被周信芳说服

孟少臣创建大戏院

1934年5月,周信芳(艺名麒麟童)应天津北洋戏院邀请,从上海到天津演出,实业家孟少臣在自己创办的惠中饭店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宾主谈及在上海盛行的连台本戏,周信芳认为在天津实有推广的必要。可惜天津现有的戏院大都场地狭窄,设备落后,不具备演出机关布景戏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天津是戏曲名家荟萃的地方,应该建造一座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型剧场,而后邀请各地一流艺人来演出,观众肯定增多,票价不用过高,用不了多久即可收回投资。周信芳的谈话启发了孟少臣的思路,他对建造大型剧场产生了兴趣。事后,孟少臣多方串联,以合股集资发行股票的方式,很快筹措到20余万元资金,股东不光有绅商富贾、仕宦寓公,还有尚小云、谭小培等京剧名伶大蔓,很快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相中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在法租界天增里旁的一块空地,经多方协商把这块地租到手,确定为戏院院址,特聘法国乐利建筑工程公司担任设计和监造。设计图纸出来后,孟少臣派人送到上海,征求周信芳的意见,获得首肯。当年即破土动工,两年后落成,以“中国大戏院”定名。

规模与设置

大戏院有诸多看点

落成后的中国大戏院,坐落在当年的法租界拉大夫路紧傍天增里(即今和平区哈尔滨道104号)处,占地2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7770平方米,为中法合璧式,总体五层,采用大跨度钢架穹顶结构,外国宏伟壮观,内部设施完备。一楼前厅两侧是小卖部和衣帽间,二楼前厅为休息室,设有皮沙发、圆桌,供观众在开演前或演出中小憩。从一层上楼,有美国第一代奥的斯电梯直达,电梯间为观众备有免费电话。剧场内一、二、三层观众席,总计2380个座位,池座宽阔,席席间距均匀,走道纵横交错,观众进出方便。一楼散座分等而设。二、三层楼虽然跨度大,却无一根支柱,二楼包厢正面对着舞台,距离台面远近适度,两侧为特别包厢,观众看演出视线清晰。舞台上配备自动升降式布景吊杆,台面横宽纵深,台板平整规矩,为演员提供了充裕的表演区。场内顶端和楼上墙面,多处镶嵌磨光玻璃电灯,光线柔和舒服。由于剧场建筑作了科学的扩音处理,建成后剧场内的音响效果极佳,演员在台上或唱或念,无论是楼上楼下,也无论是包厢散座,观众都能听得真切、看得清楚。散戏后,两千多名观众可在几分钟内分别从三道正门、四道旁门散尽。剧场后台设有单独角楼,一般演员合用的化妆室十间,楼上四层和五层,是为来院演出艺人准备的宿舍。剧场后台有专用防火设施,台口建有全市戏院独一无二的特别铁幕,以确保台下观众的安全。此外,剧场后院还掘有一眼水井,以备万一发生火情时紧

急使用。戏院的楼顶建设露天花园,种植鲜花多种,以增添观众纳凉、赏月时的情趣。

中国大戏院的内部组织和管理非常严密:戏院的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决策,在法国工部局供职的周振东兼任董事长,总经理孟少臣任常务副董事长,持有一定股份的尚小云、周信芳、谭小培等著名戏曲演员也是董事会的成员。戏院启用之初,前台经理由金班侯担任,统管票务、服务、交际、联络等项行政事务。后台经理由李华亭担任,分管邀角、组班、派戏、监督演出及相关业务。总务室、会计室、稽查室等职能部门,由总经理直接指挥。售票员一律由年轻女性担任,招待员则由年轻男性担任,这些男女职员,从众多报考者中经过严格挑选确定。开业后,女售票员统一着白色学生装,外表给人一种整洁、朴实的印象;男招待员着白色中山制服,头上戴红色小帽,较之其他戏院的招待员更显精神。

1936年9月19日(岁次丙子,农历八月初四,星期六),经过周密筹备和认真美化的中国大戏院正式启用。首场演出前,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天津的《大公报》《商报画刊》等多家媒体,都及时作了报道。

结下不解之缘

梅兰芳多次登台大戏院

中国大戏院启用后,按照董事会不成文的规矩,很长期间主要接待平(京)、津等地“京朝派”京剧名家进场演出,把“外江派”京剧和其他的地方戏曲团体一概排斥在外(注:当年“评剧皇后”白玉霜曾花钱托人说情,想进中国大戏院唱几场,遭到戏院老板拒绝,她多年的愿望至死未能实现。1947年,倡议组建评剧改进会的剧作家于庆楹,编写了一出表现抗战时期我国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惨痛奴役的新评剧《母女恨》,邀请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担纲主演,小白玉霜提出:如能在中国大戏院公演,她白尽义务,分文不取。此时戏院老经理孟少臣已经故去,他的哲嗣孟广铭继任未久。最终,评剧《母女恨》于1947年9月22日、23日在中国大戏院上演,实现了白玉霜、小白玉霜母女两代人的梦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戏院收归国有,这一现象才得以彻底扭转。

梅兰芳首次到天津献艺,是1915年11月在奥租界的东天仙茶园,所演剧目重点是《宦海潮》《邓霞姑》等新编时装戏。此后十余年,梅先生多次莅临天津。1936年,梅兰芳应天津中国大戏院盛情邀请,于10月17日晚开始,连续多日登上中国大戏院的舞台,天津各大、小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演出消息和专访,一时间在天津民间掀起强劲的“梅兰芳热”。

梅兰芳此次莅临中国大戏院,是他一生从艺中在天津演期最长、剧目最多的一次。同台伙伴有奚啸伯、杨盛春、姜妙香、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姚玉芙、王少亭、于连仙、李春林、韩富信等名角。所演剧目,一类是《黛玉葬花》《凤还巢》《西施》《洛神》《太真外传》《霸王别姬》《生死恨》等新编古装戏与历史剧,另一类是他多年常演的《宇宙锋》《四郎探母》《汾河湾》《三娘教子》《王宝钏》《女起解》《玉堂春》《龙凤呈祥》《春秋配》《法门寺》以及

昆曲《金山寺》《贞娥刺虎》,吹腔《奇双会》等传统剧目。首场打炮戏《宇宙锋》,原来剧情只是秦相赵高之女赵艳容装疯,痛斥其父将自己献于昏君秦二世胡亥,是一出不大受重视的“冷戏”。经梅先生增益首尾,精雕细琢,使这出“冷戏”变得很有观赏性,在舞台上刚一露演,便火了起来。另一出新戏《生死恨》,是齐如山、许姬传根据明代传奇《易鞋记》改编,经梅兰芳修改、审定,表现宋朝金兵入侵,沦陷区人民颠沛流离,深遭苦难的故事情节。这出戏藉古喻今,折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的现实,用以激励国民的抗战意识,深刻表现中国人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恨。正值鼎盛之年的梅先生,扮相雍容华贵,嗓音高亮圆润,唱腔清丽婉转,演唱、念白、身段、舞蹈等技巧无不细致入微,刻画人物情感丰富,自然大方。当时他阔别天津已经四年之久,观众重睹先生舞台芳华,举手投足,一字一腔,无不倍感亲切,受欢迎的场面出乎意料。

梅剧团按照合约演完营业戏之后,又于11月11日、12日继续在中国大戏院为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公演两场冬赈义务戏。首场,梅兰芳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合演《长坂坡》。杨小楼饰赵云,梅兰芳饰糜夫人。然后与马连良合演压轴戏《汾河湾》。次日晚场,梅兰芳与杨小楼联袂合演《霸王别姬》。杨小楼饰霸王项羽,梅兰芳饰虞姬。这也是武生一代宗师杨小楼平生最后一次在天津露演。

梅兰芳在演《霸王别姬》之前,前场还与京剧名旦筱翠花(于连泉)合演《樊江关》,梅饰薛金莲,筱饰樊梨花,姑娘比剑,一招一式,旗鼓相当,亦庄亦谐,娴熟精妙,观众掌声不绝于耳。此后梅先生再未演过这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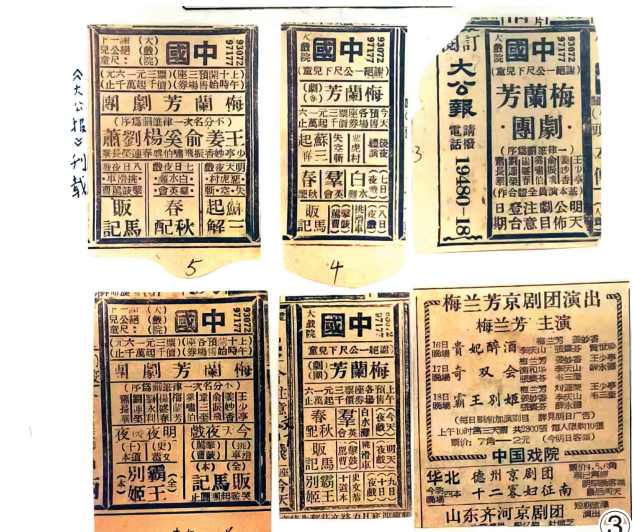
梅兰芳此次来津一个月,共演出二十九场戏。在日程十分紧密的情况下,梅先生还利用演出间隙,偕同刘连荣、徐兰沅、杨盛春等几位艺友,到南开大学看望有恩于他的老朋友、他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时的艺术总指导张彭春教授(注:张彭春,字仲述,1892年出生于天津,南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到美国留学,主攻教育学和哲学,却非常热爱戏剧,几乎把课余时间全都花费在研究欧美戏剧方面。他在美国求学六年后返回天津,在南开中学任主任兼南开大学教授)。张伯苓校长在校友楼备下茶点,亲自出面接待,宾主叙谈极欢。梅兰芳向张伯苓当面夸赞:“干话剧的朋友真正懂京戏的不多,可是,九爷(张彭春)却是京戏的大行家。”那天,梅兰芳由张彭春、黄子坚陪同,参观了南开大学的校园、花坞和礼堂,并在礼堂内合影留念。

梅兰芳圆满完成在中国大戏院的一系列演出,之后乘坐津浦线火车南返,车站月台挤满欢送的人群。此前三个月,他在北平(京)富连成科班所收李世芳、毛世来、张世孝、刘元彤四个徒弟,也都前来送行。

阔别13年来津公演

梅兰芳重返大戏院续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激情。在此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直



至新中国成立前,梅兰芳再未到天津演过戏。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率领梅剧团来到阔别了13年之久的天津,与热爱他的天津观众再续前缘。梅剧团自1949年10月17日至11月10日在中国大戏院共计演出25场,日场票价一千元至一万六千元(旧币,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角至1元6角),夜场七千元至两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7角至2元),演出场场客满。

梅剧团在天津公演之日,梅兰芳以个人名义在《大公报》刊登启事:“小儿葆玖童年习艺,倏已数载,顷因中国大戏院方面有星期日场演出,令其追随前辈作实际工作,唯年幼疏浅,不过借此学习,尚祈各界垂临指教是幸。”梅先生尊重观众之情,真诚恳切,令人赞叹。那期间,梅葆玖分别与俞振飞合演了《玉堂春》,与奚啸伯合演了《三娘教子》,他习艺后首次在天津的戏台上亮相,赢得观众热情首肯。天津观众深为梅派艺术有了自家后人接班而欣慰。

11月8日,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在中国大戏院举办千余人参加的集会,欢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莅临天津演出。梅兰芳心情格外激动,特意安排了一场专场,以招待到天津参观工业展览会的河北省农民代表团,演了梅派名剧《霸王别姬》。河北省农民代表有幸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到了享有“京剧大王”雅号的梅兰芳演出,都特别激动。

梅兰芳此次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挤出时间分别拜访定居天津的京剧界名票。杨慕兰(艺名“近云馆主”)为其中之一。梅先生莅临澳门路上的杨慕兰宅邸的消息,被在附近等座的三轮车工人得悉,几名车马上蹬着车聚集在“近云馆主”家门前。当梅先生从宅院告辞后出门时,门前已经围拥了一大群等候一睹梅先生台下风采的三轮车工人。梅先生见状,不顾深秋天气冷风嗖嗖,彬彬有礼地摘下戴在头上的帽子,微笑着频频向工人们点头致意,谦逊之情,溢于言表。围观的人群也以热烈的掌声回敬梅先生。

梅兰芳在津的每场演出,杨慕兰都去观摩。那天演《奇双会》,梅先生饰李桂枝,俞振飞饰赵龙,姜妙香饰李

保童。三个主要角色的服装全是红色,正面悬挂的“守旧”也是红颜色。杨慕兰感觉虽然满台鲜艳,但有点“顺色”。散戏后,她把自己的看法说给了梅先生,梅先生觉得意见合乎情理,欣然采纳。他完成在津演期,离开前演临别纪念专场,特意重演《奇双会》,换了一件白地绣花“守旧”,在这样台面背景的衬托下,突出了剧中全着红色戏装的李桂枝、赵龙、李保童三个人物形象。身为京剧大师的梅先生,对于票友的意见竟如此重视,说改立即就改。杨慕兰看了焉能不感动!

此次在天津演出期间,百忙中的梅兰芳利用余暇,开始《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著述。其间,梅先生口述,秘书许姬传笔录,初稿经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润色,寄给上海许源来等人核实、审定,最后交黄裳在上海的《文汇报》连载。1951年5月,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求学的青年刘自诚,从《文汇报》上看到连载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认为梅先生所谈《苏三起解》的唱词有一句不很贴切,他给梅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述个人意见。令刘自诚想不到的是,仅仅过去十多天,竟然收到一封梅兰芳先生亲笔回信,梅先生在信中写道:“您提供的珍贵意见,恰巧我也发现了。这个矛盾的地方正在预备修改,您的精细和关心戏剧的精神,我十分感谢……”当时年仅23岁的刘自诚激动万分,梅兰芳如此平易近人,令他钦佩不已。同年11月,梅兰芳再来天津演出,刘自诚急切赶到中国大戏院,在后台拜望梅先生。那天,梅兰芳与刘连荣合演《霸王别姬》,已然扮好装准备登台,听说是曾经给他写信的那位天津大学生造访,就在后台和刘自诚亲切晤面,仓促间吩咐身边家人拿来自己的照片,签上名赠给刘自诚,鼓励他多多关心京剧艺术。

此次在津公演之初,梅兰芳接受《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采访,表明拥护传统戏曲改革,提出艺术形式应保持“移步不换形”的观点。这篇专访文章在11月3日的《进步日报》刊出后,引起戏剧界热烈讨论,影响颇为广泛。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于11月27日举办座谈会,组织文艺界名流畅谈梅兰芳在天津的演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梅兰芳曾经多次领衔到天津公演。1954年天津市文化局主办全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月15日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梅兰芳以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身份应邀到津,出席开幕式。1月25日大会特约梅剧团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宇宙锋》。梅兰芳饰赵艳容,刘连荣饰赵高,姜妙香饰胡亥,张蝶芬饰哑奴,成为本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热点。

演出《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最后一次登台大戏院

1960年5月中旬,梅兰芳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穆桂英挂帅》,5月20日的《新晚报》发表梅先生“谈《穆桂英挂帅》”的文章,引导观众鉴赏。

梅剧团在津演出期间,恰逢河北省文化局举行全省青少年演员戏曲会演,来自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承德、张家口、唐山等地区8所戏曲学校的学生,和16家地方戏曲剧团的青少年学员,总计千余人齐聚天津,分别演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晋剧、昆曲等14个剧种共37台戏。5月30日,天津市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在中国大戏院安排了一场青少年演员演出晚会,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梅兰芳先生出席观看。那天,天津戏校昆曲班演出《林冲夜奔》、京剧班演出《贵妃醉酒》,市评剧团少年队演出新编小戏《人间好》,市京剧团青年演员演出《凤还巢》,此外特邀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演了一出《百花赠刘》。梅先生兴奋地对陪同观摩的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十年,这么多剧种得到复兴,有了这么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起来,真让人高兴。”

次日,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团长李冰陪同主演张淑敏,到宾馆拜望梅兰芳先生。那是梅先生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到天津演出,并参与天津的戏曲活动,此后一年即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先生在京病逝。梅兰芳先生与天津中国大戏院的深情厚谊,成为美好的历史记忆。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